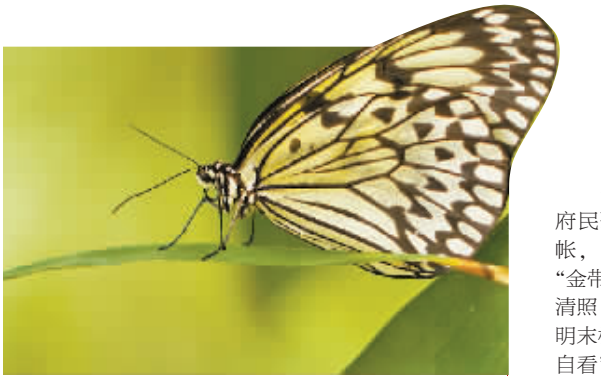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蝉鸣悠扬的故乡

毛汉民

那天，从街上经过，在车水人流的街道旁边，竟然听到一阵蝉鸣，喧闹的市声中，这蝉声似乎具有某种神奇的穿透力，穿透滚滚声浪，直达人的心底。

循声望去，这天外来客就隐藏在街边行道树的浓荫之中，在嘈杂的声浪中，悠闲，淡定，旁若无人地放声歌唱。

在我的故乡，村前屋后，到处是漫山遍野青翠的竹林，每当夏夜秋晚，竹梢上便响起蝉鸣。有趣的是蝉鸣在夏天和秋天还会变声，在夏天是银铃般的长鸣，一到交秋便变成另一种抑扬顿挫的调子，家乡的人不用翻日历，一听到这蝉儿的秋鸣，就知道秋天来临，天气要转凉了。

蝉那银铃般的声音，给山乡的夏天增色不少。傍晚，青青屋瓦上炊烟袅袅，村子里到处飘荡起饭香。漫天夕阳里，山上劳作了一天的人们陆续归来，长长的山路上洒满蝉声人语。夏天的傍晚，家乡的人习惯在屋外的空地上，摆上桌子椅子吃晚饭，就着傍晚将暗未暗的天光，吹着凉爽清新的山风，头顶的苍穹黄云缓渡，耳边是此起彼伏的蝉的交响乐。那时饭桌旁的父亲正当壮年，母亲还是满头青丝未成霜，我的兄长和阿姐还是青春年少，虽然饭桌上的饭菜往往简单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那份家的浓情，那份山乡的情趣，如今回想起来，令我非常怀念。

早晨的时候，蝉是不唱的，晨露打湿了它的翅膀，蝉都安静地依附在竹枝或树干上。那个时候，年少不懂事的我，时常和小伙伴们一起，用一种沾了蛛丝的网，去捕捉蝉。它们薄薄的翅膀一沾上蛛丝网，便被沾住了逃脱不掉。

时令一进入立秋，满山的蝉鸣便成了报秋的声音，这时村子里的妇女们就开始把柜子里的被子和夹裤夹衣翻出来，修补修补，洗一洗，晒一晒，准备一家人的秋衣夹被了。记得那时我大约七八岁吧，玩得累了，喜欢爬到晒在门外柴堆上的被子上面去睡觉，母亲常常就在旁边的椅子上坐着，补缀一家人的旧衣服。温暖的秋阳，暖暖地照在身上，凉风拂拂，耳边听着悠扬的蝉声，真是十分惬意。

离开故乡很久了。故乡的人们大多已搬迁到山下，或更远的城镇。故乡的老房子，搬的搬，倒的倒，山村已经败落。儿时的伙伴及熟人也已星散，更可叹的是一些儿时十分要好的伙伴，因为长大后各自的生活境遇悬殊，多年疏隔，偶尔碰在一起，发觉已无话可说了。

故乡的蝉鸣，想必依旧如歌，但是，时过境迁，我却再也走不回那梦中的故乡了……

不知道古代的帐子是怎么样的？汉乐府民歌《孔雀东南飞》中，有“红罗复斗帐，四角垂香囊”之句，再如五代毛震熙“金带冷，画屏幽，宝帐慵熏兰麝薄”，宋李清照“藤床纸帐朝眠起，说不尽，无佳思”，明末柳如是“画堂消息何人晓，翠帐容颜独自看”，清代郑板桥“玉帐深宵悲骏马，楚歌四面促红妆”，写帐佳句举不胜举，各有画意诗情。但无论是“红罗帐”、“宝帐”、“纸帐”、“翠帐”，还是“玉帐”，都只见“兰麝”、“佳思”，却没说到抵御蚊子的功能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古时帐子竟是雅物，并不仅仅是为了防蚊。

然而这雅物到了我的生活中，它是只防蚊虫，别无他用了。我童年时看到的，有老式大床，套着白底蓝花的土布帐子，有点古色古香；有新式的铁床，挂上夏布帐子，是“生意人家”的作派。而更多人家在这两者之外，只用三块铺板两条长凳搁成床铺，四角各竖一根竹竿，亦能支起纱布帐子。我家的帐子，就属这第三种。

犹记得小时候夏秋季节，每到黄昏之时，父亲总握一柄芭蕉扇，在家中各张眠床内挥舞拍打许久，赶跑蚊虫，然后放下帐子，把垂落床前的帐沿塞入席子底下，再用两只木夹夹住帐门。此谓“撵蚊虫”，是每日必做功课，他自是仔细认真，从不敷衍塞责，所以那时睡觉从未遭受过蚊叮之苦。待到寄宿学校，此事不能再由父亲代劳，当然

今年夏天热得特别早。刚出梅，滚滚热浪就接二连三袭来。尽管家里一切电气化手段都用上了，仍然抵挡不住热浪的侵袭。然而，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样的酷热里，我格外想念孩提时外婆手里那把硕大的芭蕉扇。外婆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。那里既不通公路，又不通电。晚上的照明，靠的是几根灯草的菜油灯。记忆中，每当盛夏，外婆抵挡炎热的唯一武器，就是她手里的那把芭蕉扇。吃饭，睡觉，外婆的芭蕉扇，总是与我形影不离。在外婆的芭蕉扇下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暑气难耐的酷热，反倒很喜欢夏季，尤其是喜欢外婆亲自主持的夏夜纳凉故事会。

小山村的夏夜是恬静而美丽的。皓月当空，繁星闪烁。四周青山在皎洁的月光下，显得朦胧而神秘，三二流萤在头顶上飞来飞去。不时有轻风和着月色，送来阵阵稻花香味，不远处此起彼伏的蛙声，好像是专门来衬托山村夏夜宁静似的。每每这个时候，纳凉故事会便忙碌起来：先是在家门口的道地泼上一些水，接着便搬出一大堆竹椅、长条桌。外公则是四处挥舞着用艾草秆扎成的“蚊烟把”，利用其点燃后的烟雾驱赶蚊子。一时间，空气中弥漫起了淡淡的艾香。

晚餐一结束，纳凉故事会便开始了。外婆尽管斗大的字不识一箩，可她的记忆力极强，语言表达能力极好。许多神话传说，她信手拈来，娓娓而道，声情并茂，引人入胜，而且每每讲完一个故事，还不忘作一些言简意赅的评点，令我终身难忘。现在，

轻纱薄雾说罗帐

张仿治

是亲自动手了。我本来就在战略上藐视蚊虫，区区微物，何足惧哉，加之做事总有点男孩特色——粗疏，所以每天不是忘了天黑前先撵好蚊虫放下帐子，便是蚊虫撵得不彻底帐子关得不严密，结果，夜里总不得安生。不说那尖刺吸血奇痒难熬，即使是三两只蚊虫那似微型轰炸机般的不绝于耳“嗡嗡”声，也够令人心烦。与其彻夜无眠，不如暂时费神，无奈之下，便揉着惺忪睡眼，起来开灯，强打精神在帐内搜索，与恶蚊搏斗。蚊子虽小巧轻捷，终因帐内天地不大，还是躲不了跑不掉。日子一长，帐子老旧，破洞频现，为避免蚊子“钻空子”入帐，同学中流行一妙法，剪一方白纸，贴于破处，即万事大吉。后又以医用橡皮胶代替白纸，更为方便牢固。

上述种种，加上洗涤的麻烦，这帐子简直是生活中的累赘，实在是因为要防蚊，才不得不用它。

许多年后，社会上逐渐流行纱门纱窗，用帐子的人家，就成了落后群体。终于有一年条件成熟，我家也把门窗蒙上了绿纱，而将新做不久的尼龙帐子毫不可惜地剪开，用来包褥子，不失为物尽其用。

从此床上床下不再阻隔，颇觉轻松自在，顿时有了获解放的快感。但这蚊虫真是身手不凡，简直无孔不入。无论门窗关闭如何严密，总阻不住它来家中做客的决心。于是没过多久，屋里的“嗡嗡”声又多了起

外婆的芭蕉扇

陈巨国



只要面对明月，我就会想起外婆讲的“嫦娥奔月”故事，遥望星空，我又会记起外婆讲的“牛郎织女”故事……

山村儿童自有山村儿童的乐趣。记得那时夏日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去溪水里玩水。蜿蜒曲折的溪水绕村而过。满是鹅卵石的溪滩，溪水清澈见底，游鱼可数。溪水除了拐弯处形成的潭水较深外，其余地方水深不过脚背，万无溺水之虑，所以大人们往往不管，任我们去玩耍。在石缝中，我和小伙伴们摸过蛴螬；在浅滩里，我和小伙伴们筑起沙坝捕过小鱼儿。热了，累了，在清溪里打

来。虽然用了灭蚊喷雾剂、液态蚊香、超声波驱蚊，然而蚊虫也许有了抗药性，竟日见其多。夜半梦正酣，突因腿上奇痒而惊醒，抚着豆大红疹，追梦既不可能，追蚊也不可得，在整间房子里，只闻其声，难觅其影。忍了吧，再睡下，方欲重入梦境，它却又来叮你一下。最可恨的是脚底遭袭，它有长针可以刺透胫胠直入肉中，而手指却无法搔及深深的痒处，那“隔靴搔痒”的深意，竟在此时方才悟透！如此夜夜不得安宁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

蚊子为害既烈，有同事提醒，何不买帐御蚊，便似恍然大悟，虽然自愧当初抛弃如今请回，不免反复无常无情无义，但也管不了许多，恰好市面上出现新式帐子，便迅速地去买来装上。

钻进帐内成一统，管它外面“嗡嗡嗡”，没有蚊虫骚扰的生活，真舒服！高枕无忧的我，又一次有了获解放的快感。这新型帐子既不用竹竿撑，也不必把帐沿往席子下面塞，更不需拿夹子夹帐门。有高强度架子撑起，又用多条拉链密闭，防蚊性能极好，真是今非昔比了。更令人赞叹的是，这新款帐子竟如此美观，它如轻纱，似薄雾，有色却如无色，极透又不全透，忽然就让人想起“水纹簾映青纱帐，雾罩秋波上”的妙句。我想，置身在这轻纱薄雾之中，不要说听音乐、看书，那怕关上灯听雨，也别有意味吧！这帐子，莫非真是雅物？

个滚，立马就来精神了。反正是赤身光腚，又不用担心打湿衣衫。当然，在烈日下玩耍常常要中暑。为此，外婆往往暗中注视我的一举一动，一旦发现异常，就会断然对我采取措施，叫人给我“扭痧”——就是在脖子上用手反复拧扭，直到皮肤发紫为止，跟刮痧原理一样。但我一听到要“扭痧”，就会闻风而逃。一天，外婆见我整天耷拉着脑袋，不想吃东西，也不想外出玩耍，就断定我中暑了。于是背着我，暗暗地张罗起给我扭痧的事来。我对此全无察觉，只感到家门口多了一批摇着芭蕉扇的外婆辈的婆婆们，顿生警觉。可是看到她们一派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也就放松了警惕。想不到一个叫月毛外婆的胖妇人突然拦腰把我抱住，刚才还在闲聊的女人们一哄而上，摁手的摁手，按脚的按脚，把我按倒在小桌上。月毛外婆右手蘸一蘸汤碗里的清水，开始给我“扭痧”了。在这痛苦的挣扎中，唯一给我无限慰藉的是眼含热泪的外婆，不停地用芭蕉扇给我送来的阵阵清凉。不经意间，我瞥见了外婆拿芭蕉扇的手臂上，竟满是瘡子，我的心猛地一阵颤抖，不知脸上流的是汗水还是泪水……

说也奇怪，刚扭完痧，我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吃起东西来了，乐得外婆脸上写满了笑意，芭蕉扇对我也摇得更勤了……

弹指一挥间，五十五年过去。山村风光依旧，而外婆早已作古多年，外婆的芭蕉扇也早已无处寻觅。但是，外婆的芭蕉扇却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了。



最近一次见到克林顿是在2010年的一场私人聚会上。我告诉他我看到一张照片，是他在中国某商厦门前的广场上作讲演，背后安插了各种广告。已过耳顺之年的克林顿显然很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，但也只有表示无奈，所谓“商务之旅”却被临时安插协议之外的内容，在中国是常有的事。有时候甚至要站在那儿像道具一样分别和一百多人合影，作为公众人物，也着实不好发飙。

克林顿是一个智商极高的人，熟悉的人说他可以一心多用，同时处理几件颇为复杂的事情。他在十年前的观点和预测，到了十年后的今天，很多都被现实印证，颇有远见和深意。但是，也有一些不喜欢他的人，给予他的评价就不那么正面了。

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（CBS）Bob Schieffer是我非常欣赏的新闻界前辈，他是一名连续几十年报道白宫的资深记者，见证了几任美国总统的更迭。他在一本书中写过一篇关于克林顿的文章The Charmer（有魅力的人），这样形容他眼中的

克林顿：

“他是我见过的最具魅力和说服力的人，幸运且有野心，他的野心甚至大到了无耻的地步。”

所谓幸运，指的是克林顿在位期间，美国经济状况很好。克林顿拥有高超的智商与高明的政治手段，但他没有尽其所能将美国带到更好的境地，而是栽在了一个女人身上。在Bob Schieffer笔下，克林顿是一个喜欢利用别人、玩弄女性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小人，他更大的罪过在于诋毁了美国总统这个神圣的位置，令老百姓将“总统”和“性丑闻”联系在一起津津乐道。

同时听到有关一个人的两种声音，有助于我们建立批判性思维，全面客观地看待一个人，打破神化的光环。任何高端人物，也都是人而不是神。既然是人，就有两面甚至是多面。

一天，我去一家日本餐厅吃饭，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：这家餐厅居然没有窗户。

出来招呼客人的日本老板看到我，愣了一下，随即高兴地握住我的手，连称我是他的偶像。我以为他只是客气，没料到他却拿出一大堆报纸杂志，上面全是关于我的报道和照片。原来北京还有我的“日本粉丝”。

寒暄了一阵子，我想起进门时的那个有趣的发现，便问老板这是何种创意。这位中年日本男人无奈摇头苦笑：“不敢装窗户，怕被人砸。”

闻听此言，我的心情变得不太平静。老板的担心，听来

像是杞人忧天，但又岂能说全无道理？

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究竟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日本这个国家，来看日本人？这是一个挺难回答的问题。特殊的成长经历让我们对日本有着比较复杂的心理。日本人的言行每年都会“严重伤害”中国人的感情，我父亲是南京人，至今拒绝到日本去，但在我们的童年，第一次看《小兵张嘎》、《地道战》的时候，也许还在哼着《铁臂阿童木》的主题歌。模仿葛优他爸演的日本鬼子说话的时候，山口百惠和高仓健也正在塑造我们心中对男性女性最初的审美。学校包场去电影院看《南京大屠杀》的时候，自己还正收集着《圣斗士星矢》的贴画。第一次听到“靖国神社”这四个字的时候，《东京爱情故事》正陪我们度过最艰苦的一段学生生活……

今天，从电视机到汽车，从物质到文化，来自日本的点点滴滴，渗透进我们的生活。但打开邮箱和微博，却常有抵制日货的号召，开车时还能看到前车的屁股上赫然写着：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。

后来，我和这位老板成了朋友。他建议我亲自去日本走一走，看一看，还介绍我认识了日本公使，自告奋勇帮我办理签证。“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于想象的日本。”

在此之前，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，对日本的印象不好。而且除了历史原因，大部分引起反感的理由都是道听途说。我没去过日本，没有日本朋友，采访对象里也没几个日本政要或企业领袖。

责编 胡晓新